

戲劇選集

小螺絲釘

葉蓬等作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小螺絲釘(獨幕話劇).....	葉 蓬 一
多裝！快跑！(一幕兩場話劇).....	莊 雷 二
新年晚會(歌舞劇).....	陳 雙 四

小螺絲釘（獨幕話劇）

葉蓬

時間：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中。

地點：某地方國營紡織廠的一間工人宿舍。

人物：秀琴——加梭工，十八、九歲，好勝心很強。（簡稱秀）

新榮——當車工，二十一、二歲，舉止穩重，在她們幾個女孩子當中，頗有「老大姐」

風度，宿舍裏的生活組長。（簡稱新）

鳳珍——加梭工，十七、八歲，活潑天真。（簡稱鳳）

（幕開時，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，晴朗的天，太陽從高大的玻璃窗照射進來，屋裏收拾得很整潔，牆上有一個綉着「一九五一織布法優秀工作者」字樣的「紅圈腰」，掛在很顯著的地方。）

窗外，遠景清晰。稍近處有一道紅色的圍牆，牆外邊，一排紗廠機器房的側面，煙囪噴吐着青煙；還有水塔或大工房的建築架子……這一切構成了一幅工業建設的圖畫。

秀琴回到屋裏來，看見那『紅圍腰』，不高興地轉過身去。又看見了牆上的月份牌，過去撕下一張。默默地計算着時日，好像在期待着什麼。）

秀

（自語地）二十八號，對頭七天，整整一個星期了。

鳳

（鳳珍從舞台左邊門口進來）

（高興地唱着歌『帶上了紅圍腰，多呀麼多榮耀……』）

（過去把那個紅圍腰拿起來，圍在胸前。）秀琴，你看這『紅圍腰』多漂亮呀！帶上該多光榮呀！

秀

（沒好氣地）光榮，光榮也沒咱加梭工的份兒！

鳳

（聽着秀的話頭不順，看了她一眼，把紅圍腰放還原處。）秀琴，今天咱們歌詠隊在俱樂部唱歌，新榮對你說過沒有？快去吧！

秀

我不去了，一點情緒也沒有！

鳳

沒情緒，一唱情緒就來了，快去吧，缺了你這唱高音的還行！

秀

不，我要洗衣裳去。

鳳

洗衣裳着嘛急呀，回來咱一塊洗，走，拿着你的歌篇子。（說着把一份歌篇遞給她）

秀

（把歌篇扔在桌上）不去，說不去就不去。

鳳

你怎麼啦秀琴？怎麼不高興呀，（秀不語）有什麼心事了吧？

秀

你別瞎猜，我什麼心事也沒有。

鳳 那爲什麼這樣呢？

秀 什麼也不爲。

鳳 什麼也不爲？真怪！

秀 這有嘛奇怪的。

（新榮上）

新 我把咱們的歌詠隊隊員全通知了，人家都去了，你們倆還在屋裏幹什麼？

鳳 哎，新榮，你這『老大姐』來的正好，看你們秀琴在屋裏鑽着鬧情緒哩。

秀 死了頭，你怎麼知道我鬧情緒哩？

鳳 不是你自己說的。（學秀剛才語氣）『唉，一點情緒也沒有！』叫她唱歌去，說什麼也不去。

鳳 鳳珍，你先走，我們隨後去。今天你替我指揮。

鳳 指揮？叫我站在那麼多人面前邊打拍子去呀？咱可幹不了那個，別讓我去丟人啦！

新 這怎麼能算丟人呀！又沒外人，誰也得學着點。

鳳 不行啊，那麼多人，一個個的眼珠都瞪着你，我做不上來。

新 還怕她們看嗎？你不會也拿眼瞪着她們。（連哄帶動員）快去吧，好鳳珍。

鳳 要不我就去試一試。今天學什麼歌呀？

新 『帶上了紅圍腰』。

鳳 都已經會唱了！

新 有些人還不熟，再熟悉熟悉！

鳳 唔，行嘍！（拿起自己的歌篇，唱着跑下。）『帶上了紅圍腰，多呀麼多榮耀！先

進工作法呀，咱們執行的好。質量強，產量高，增產計劃，大大的超過了……』

（漸遠）

新 秀琴，爲什麼不願意唱歌去呀？

秀 我又沒帶上『紅圍腰』，我去唱個什麼勁呀！

新 你們『加梭工』還能帶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的『紅圍腰』嗎？

秀 說的是呀，紗場有『郝建秀工作法』的『紅圍腰』，咱們布場你們『當車』的有

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的紅圍腰，就我們這些窮『加梭』的，永遠也撈不着個紅圍腰帶。

新 你就爲這個不高興嗎？

秀 是，爲這個，可也不光爲這個。

新 還爲什麼呀！

秀 （搖搖頭，不願說的樣子。）……

新 爲什麼呀？告訴我。

秀 不爲別的啦，就光爲這個。

新 (激她的火) 幹啥背着我，哼，好事不背人，背人沒好事！

秀 怎麼，我這算什麼壞事呀？我是正大光明的事！

新 正大光明的事還用背人？

秀 你別拿話激我的火，反正這事不能對人說。

新 不說，不說我也能猜着，別人早告訴我啦。

秀 別人，我這事誰也不知道。

新 誰也不知道，沒有不透風的牆。不就是你那個事呀！

秀 (以為她真知道了) 你怎麼知道的？

新 (裝的跟真知道一樣) 什麼事還能瞞得過我，你們這些小孩們的心事，我一眼就看出來了。快說實話吧！

秀 (看出新是在詐她) 你既然知道了，還用我說什麼呀！

新 你又叫『老大姐』生氣啦！

秀 給你說了，你可別讓鳳珍她們知道！

新 對，誰也不告訴她們，保證給你嚴守秘密。

秀 我有一個朋友，

新 (接問) 男朋友？

秀 唔。

新 說清楚點，他是怎麼樣的人呀？

秀 怎麼樣的人？我也很難說，他跟誰也不一樣，就是他那樣的！跟我在一道街上住，從小我們就在一塊，他十七歲上就到煉鋼廠去做工，解放後不久，就入了青年團，人家比我思想進步，據說他挺能幹，他們的生產組是個『先進煉鋼小組』，組裏邊數他年輕了。我到咱廠來，也是他鼓動的我，他成天給講：工廠好，工人階級光榮，偉大，對我幫助可大啦！

新 他現在在那裏？

秀 現在調他到工業學校學習去了，上星期六，我接到他一封信，他把學習情況都告訴我了。他還說在工廠的時候，想找個學習機會，這會兒到了學校以後，還光想他那煉鋼爐哩！最後，他就問起我的工作情況來啦，他知道我在布場，問我是不是學會了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，他不懂，我這窮『加梭工』怎麼能摸着學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呀！

新 唔，還有什麼？

秀 第二天，我就給他寫了回信，到現在對頭一個星期了，他還沒給我回信哩！

新 再給他寫封信去問問他。

秀 我才不連着給他寫信哩！不給我回信就拉倒，連着給他寫信像我求着他一樣。

新 真是，連着寫封信還小了你的身份呀，看你這個臭自尊心強的！那人家不給你回信

你可別不高興呀！

秀 其實，我不高興主要還是爲的工作問題呀！叫我看車織布去，你看我高興不？

新 看車那裏就比加梭好哇？

秀 能學技術，能學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，帶上了『紅圍腰』又光榮……好的地方可多啦。

新 加梭不也是一種技術嗎？

秀 加梭算什麼技術呀，有胳膊有腿就行。

新 你一來廠就會加梭嗎？

秀 三天我就學會了。

新 那時候你加多少台車？

秀 十台。

新 現在呢？

秀 二十二台。

新 剛來時你怎麼不加二十二台呀！

秀 （答不上來，另說別的理由。）不管怎麼說，加梭可學不了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呀，又沒有個『一九五一加梭法』。

新 『一九五一織布法』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還不是根據當車工人的先進經驗創造出

來的！你不會好好加梭，將來創造一套先進加梭法，那不更光榮呀！

秀（把嘴一撇）我沒那麼大本事！

新 本事都是學來的，在工作當中鍛鍊出來的！誰的本事是從娘胎裏帶來的？

秀 那爲什麼都是先學會了加梭才叫學看車呢？還不是加梭好學嗎？

新 好學，你把加梭技術全學會了嗎？

秀 怎麼不全會，我加二十二台也不算少啦！

新 光台數不少不行，還得看你工作的質量怎麼樣？就像我們當車的吧，織的碼數挺高，淨出次布那還行？

秀 加梭論什麼質量呀！你說我工作質量怎麼啦？

新 你的質量不強嘛！你沒有空過梭庫嗎？

秀 誰還能一回都不空？

新 怎麼不能？人家小鳳珍給我加梭就沒空過一回。

秀 你不知道，加梭這工作太簡單了，幹長了你知道多膩歪人哩！進了車間，怎麼也提不起勁來。

新 你才加了幾天梭呀，統共也過不了半年。我做過二年多的加梭工作，我也沒覺出膩歪來。『太簡單』，看車也不複雜呀，還不是接頭開車，圍着織布機打轉轉，照你這思想，調你當車你也幹不好。（稍停）遠的不說，就拿俺們老王打個比方吧。……

秀 (插嘴) 又是你們老王，又是你們老王，誰不知道你有個老王呀！倆口子再好也不能整天掛到嘴上，知道你老王是個勞動模範！

新 小妮子！還不讓俺提俺愛人呀！你知道他什麼時候當選的勞動模範？

秀 不是『推緯紗』的時候呀？

新 是啊！『推緯紗』那工作多簡單呀，正像你說的『有胳膊有腿就能幹』！可是，個『推緯紗』的都有胳膊有腿，也沒有個個當了勞動模範呀！不管做什麼工作，光有胳膊有腿不够用，還要動腦子，要用思想！

秀 用思想？……動腦子……

新 對啦，像咱們廠長講的一樣：現在是建設祖國的時候，只有手和腦子一齊開動起來，才够一個完全的工人哩！（秀沉思。遠處有歌聲，歌詠隊唱完了歌。）

鳳 (高興地唱着回來) 『帶上了紅圍腰，多呀麼多榮耀！優秀工作者，把咱選上了，不自滿，不驕傲，加勁再把新紀錄來呀麼來創造！』(向新、秀二人) 俺們都唱完了，你們怎麼還不去？

新 怎麼這麼一小會兒呀！

鳳 大家早就會唱了，你偏說不會，快找新歌學吧！

新 對，你沒丟了人嗎？

鳳 (一笑) 沒有，她們說：『小鳳珍打拍子的姿勢還不壞哩！』哎，你們在屋裏幹什

麼啦！

新 我們說知心話啦！（又把話題轉回來，對秀。）就說我吧，得了這個一九五一織布法優秀工作者的紅圍腰，光榮可是光榮。可是，我知道這個光榮不是我自己的——有修車的男工同志們的份兒，有準備間同志們的份兒，還有給我加梭的——小鳳珍一份兒。

鳳 有我什麼呀？

新 有你一份光榮，在這『紅圍腰』上。

鳳 怎麼能有我的呀？

新 怎麼能沒有你的！你給我加梭，沒空過『梭庫』，沒加過『壞邊』，加滿了梭還幫我接頭開車，要不我的產量也提不了那麼高，次布也不能那麼少。

鳳 （謙虛地）要有我的也只這麼不大寧寧一小點。（用小拇指比劃着）（稍停，鳳忽然想起。）我差一點忘了，秀琴，門外受信欄裏有你封信哩！

秀 是嗎？

鳳 從什麼『工業學校』寄來的。

新 可來了，秀琴，別不高興了。

秀 我去拿去。（匆匆下）

鳳 你知道誰給她寫的信嗎？

新 我怎麼不知道呀！剛才她不高興就爲了這封信。

鳳 （好奇地）誰給她寫的？告我說。

新 我答應給人家保守秘密啦，不能告訴你！

鳳 她沒在屋裏怕什麼呀？告訴我，誰？她的什麼人？

新 什麼人？別心急，你早晚也得有這麼個人給你來信呀！

鳳 （意會地笑了笑）我去看看去！

（鳳欲下，秀已回。）

秀 （裝做沒有見到信的樣子）鳳珍，你怎麼騙我呀，那有我的信？

鳳 （一怔）我看的清清楚楚有你的名字，要不我怎麼知道什麼工業學校有人給你來信呀？我又不知道你跟工業學校有什麼勾連。

秀 什麼叫『勾連』呀，你這小妮子說話這麼難聽。你準是看錯了！

鳳 （急了，很認真地。）看錯，要看錯了，把我兩個眼珠子挖一對去！

新 鳳珍你這傻閨女，她是怕咱看她的信，這點『陣勢』都看不透。

鳳 （恍然大悟）哦，你看她裝的這個勻適勁，小秀琴，你花招真不少呀！

秀 （不依不饒）你這『老大姐』，叫你別讓她知道，你偏告訴她，你不是答應給人家

保守秘密嗎？說話算話呀！

鳳 （向秀）幹什麼，統共屋裏三個人就背着我！

新 (向秀) 這個用不着保守秘密，又不是封建社會了。封建社會裏你要是跟個年輕小伙子勾連上，你娘不打斷你的腿，你爹也得折斷你的腰，今天，自找對象是體面事，爲什麼還怕別人知道呢？

鳳

(向秀) 是啊，你偷偷摸摸幹什麼呀！

秀

(生氣) 小死了頭，誰偷偷摸摸啦？你說，誰偷偷摸摸呀！(向鳳進逼)

鳳

(並不退讓) 你，你，你不偷偷摸摸爲什麼不讓別人看信呀？

秀

爲什麼不讓你看信，我有這個自由！你有什麼權利要看人家私人信件呀？

鳳

我沒有那種權利，我要是那種缺德人，知道你是戀愛信，早從受信欄拿出來給你拆開了！我說的是經你本人同意，自願的拿出來叫看看。

新

哎，秀琴，你真一點也不願意叫人家看呀？我記得俺那會可不這樣，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是又怕人知道又願意叫人知道。

秀

(否認地) 不，俺不是那樣！

新

那好，鳳珍，別看她的信。

鳳

對，叫咱看也不看了。

新

等我給你介紹個好對象，來了信可叫我看。

鳳

等你介紹？我自己不會找呀！

新

對，自己找，找個好的。來，離她遠點，給你張報紙，人家看信，咱看報。(二人

裝着看起來。秀琴拆開信來看，感情隨着信的內容起伏變化。靜場。）

秀（似自語又似給二人說話）哼，批評起我來啦！

鳳（對新）別答腔，人家給信說話啦，不是對咱說的。

（秀瞪了鳳一眼。二人仍繼續看報。）

秀（又看了一會兒，還是想把信上的事給人家說說。）新榮『老大姐』，他給你說的道理一樣。（二人不語，仍繼續看報。秀實在忍不住了，過去把二人手中報紙都奪過來，懇求地。）你們別這樣行不行，我可受不了這個。

新怎麼，不讓我們看信，還不讓我們看報呀？

秀給，看吧，讓你們看！（把信遞過來）

鳳讓看也不看了。

新（把信接過來）讓看還能不看，叫人家怎麼下台呀！（打開信）來，聽我給你們念念。

鳳叫我念吧，你這『老大姐』念不出感情來。（接過信，故意咳嗽了兩下。）先清清

嗓子。聽着，念啦。（念）『秀琴』……『秀琴』……（不滿足地）咦，怎麼連個

『親愛的』字眼都不寫！

新不寫那就是說寫上多少『親愛的』字眼也沒有這麼『親愛』。

鳳唔，是這麼回事呀，還是『老大姐』懂的事多。聽着，聽我往下念——『接到你二十一日來信，我自然很高興，可是有一點使我很不痛快……』你們聽，什麼話呀，

接到愛人的信，還說不痛快，誰相信呀！（又念）……『你的思想進步太慢了……』越來越不像話了，戀愛信不談愛情，光談思想，太乾燥了。

新 你別一邊念一邊挑毛病，叫人家秀琴多不愛聽呀！

鳳 是，是，念下去。『……你怎麼張口一個窮加梭的，閉口一個窮加梭工，鬧這樣情緒還行？把自己的工作看的一錢不值，那你還會作出成績來嗎？你說加梭工連個「紅圍腰」也摸不着帶，你工作不是爲了把祖國建設好，是單爲了掙一個「紅圍腰」嗎？』（對新）你看秀琴這愛人，在信上就批評起人來了，叫人多不舒服呀！

新 應該這樣。

鳳 應該，我看就不應該！你看這口氣，冷冰冰的教訓人，沒一點熱呼氣，這還叫什麼戀愛信呀！

秀 鳳珍，你不知道，他可不是個冷酷無情的人。

鳳 你別庇護他了，我將來找愛人可不要這樣的！

秀 你再往下念就知道了。

鳳 往下念，這樣的信我也念不出感情來，老大姐你念吧。（指給新）念到這裏了。

新 聽我念。『有人說：「和自己沒結婚的愛人談政治、談思想，是頭號的大傻瓜，互相幫助那是結婚以後的事。」你說這種觀點多麼不對頭呀！我記得一本什麼小說上有這樣一句話：同志間在政治上的忠誠，是進步青年友誼、愛情的基礎！我認爲：

鳳 我們的愛情越深，我們互相間對錯誤和缺點的批評應該越狠呀！……」
哦，他說的很對呀！給我，給我，還讓我念吧。（從新手裏把信奪過去，細細會意

着念。）『我認為：我們的愛情越深，我們互相間對錯誤和缺點的批評應該越狠呀！……』對呀！這個煉鋼工人，這小伙子他有一顆多麼熱誠的心呀，秀琴你真走好運哪！（秀琴感受着愛的幸福，微笑不語。）

新 秀琴，這一下思想準通了！應該感謝人家這封信呀！

秀 不，我思想通了，是你剛才幫助的我，還是得先謝謝你——我的新榮『老大姐』！

新 算了！你新榮『老大姐』說一百句，也不準頂他信上一句呀！

秀 他信上說的和你平常給我講的完全一樣，往後我再不挑揀工作了，我一定好好做我的加梭工作，以後你還要多幫助我呀！

鳳 你們聽着，還沒完哩！下邊還有逛公園的事呢！（念）『還記得那一天嗎？傍晚的時候，在人民公園裏，咱們倆坐在洋槐樹下那條凳子上，你一句一句教我唱的那個歌，你難道忘了嗎？……』秀琴，你教他什麼歌？教教我吧！

新 （對鳳）教給你？叫你也去一句一句教別人去呀！

鳳 你這個『老大姐』（向秀）什麼歌呀？你唱唱，準是個愛情歌！

秀 什麼愛情歌，你光記着愛情哩！就是『小螺絲釘』那個歌呀！
你唱唱。